

# 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

戈宝权

郭沫若同志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在日本度过了两个长长的十年。第一个十年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四年，是他留学的十年。在这个期间，他先进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特设预科，第二年转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一九一八年进了福冈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部，于一九二三年毕业，得到医学士的学位。留学时由于对外国文学的接触和热爱，就促使他放弃了医学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的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究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见《我的学生时代》）。

这第一个十年，既是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年代，也是他在创作和翻译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年代。第二个十年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这是他亡命的十年。在这个期间，用敬爱的周总理的话来说：

“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见《我要说的话》）。

郭沫若在日本居住的两个长长的十年，使他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因此也得到日本人民的无限的敬爱，这也正是他把日本称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原因。

## 一

郭沫若的著作是日本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而且很早就有了日译，至于他的作品最早在什么时候译成日文，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我们从田汉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从东京写给他的信中，知道他的诗早就有了日译。田汉这样写道：“我在《日华公论》上看见日本人译了你那首《抱儿浴博多湾》和一首《鹭》<sup>①</sup>，我尤爱前者。……那首诗的日译也不错，很天然。……我虽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原文，可就这首译诗已有可传的价值了”（见《三叶集》）。看来日本翻译介绍郭沫若的作品，特别是早期诗歌作品，大概是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的事，这时他还是九州帝

<sup>①</sup>前诗原名《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未收入诗集和《沫若文集》；后诗原名《鹭鸶》，一九一九年夏秋之交作，见《沫若文集》第一卷。

国大学医学部的学生。此外我们知道，郭沫若在一九三四年曾用日文写过《自然の追述》（《自然之追怀》），其中谈起《关于早年作诗的回忆》；后来又写过《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都曾发表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出版的《文艺》杂志上<sup>①</sup>。我想，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在日本文艺报刊上翻译介绍的郭沫若的作品，大概还不会少。

至于日本把郭沫若的作品翻译和印成单行本，大概是三十年代的事，首先翻译介绍得最多的，是他的自传回忆作品。据我现在见到的译本当中，一九三八年松枝茂夫译了《北伐》，一九四〇年村田孜郎译了《我的童年》，冈崎俊夫译了《黑猫》，猪俣庄八译了《创造十年》。从那时起，郭沫若的自传回忆作品，陆续不断地被译成日文，甚至一本书就有好几种译本。现按照郭沫若原著的顺序介绍如下：

《我的童年》在一九四〇年先有了村田孜郎的译本，东京兴亚书局出版。出版者因为郭沫若在书的开头处介绍他的家乡嘉定府城（现名乐山市），说“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因此将书名改为《海棠香国》，译本前有兴亚书局同人写的《绪言》，对作者和原书的内容作了介绍，书后还附译了小说作品《漂流三部曲》。一九四六年村田孜郎将书的译名改为《我的回忆》，由圣光社出版。到了一九五四年又有了小野田耕三郎的译本，收在一九五五年河出书房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二卷《郭沫若篇》中。一九七六年京都雄浑社出版的《郭沫若选集》第一卷中，又收了河田武司新译的《我的少年时代》；

---

<sup>①</sup>前文曾有济之的译文，见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出版的《现代》月刊第四卷第六期；后又有海英的译文，见一九六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诗》；后文有菲戈的译文，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文学丛报》第四期。

同卷中还印了藤本幸三译的《辛亥革命前后》，亦即《反正前后》的日译。

《黑猫》在一九四〇年有了冈崎俊夫的译文，由伊藤书店出版，收在《春桃》集中。

《创造十年》一九四〇年先有了猪俣庄八的译文，收在东成社出版《现代支那文学全集》中，是全集的第一卷。一九五四年又有了松枝茂夫译的《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编》，都收在一九五五年河出书房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二卷《郭沫若篇》中；同书一九六〇年又由岩波书店出版了《岩波文库》本，书后有译者写的《解说》。

《北伐》在一九三八年有松枝茂夫的译本，由改造社出版，书后附有《译者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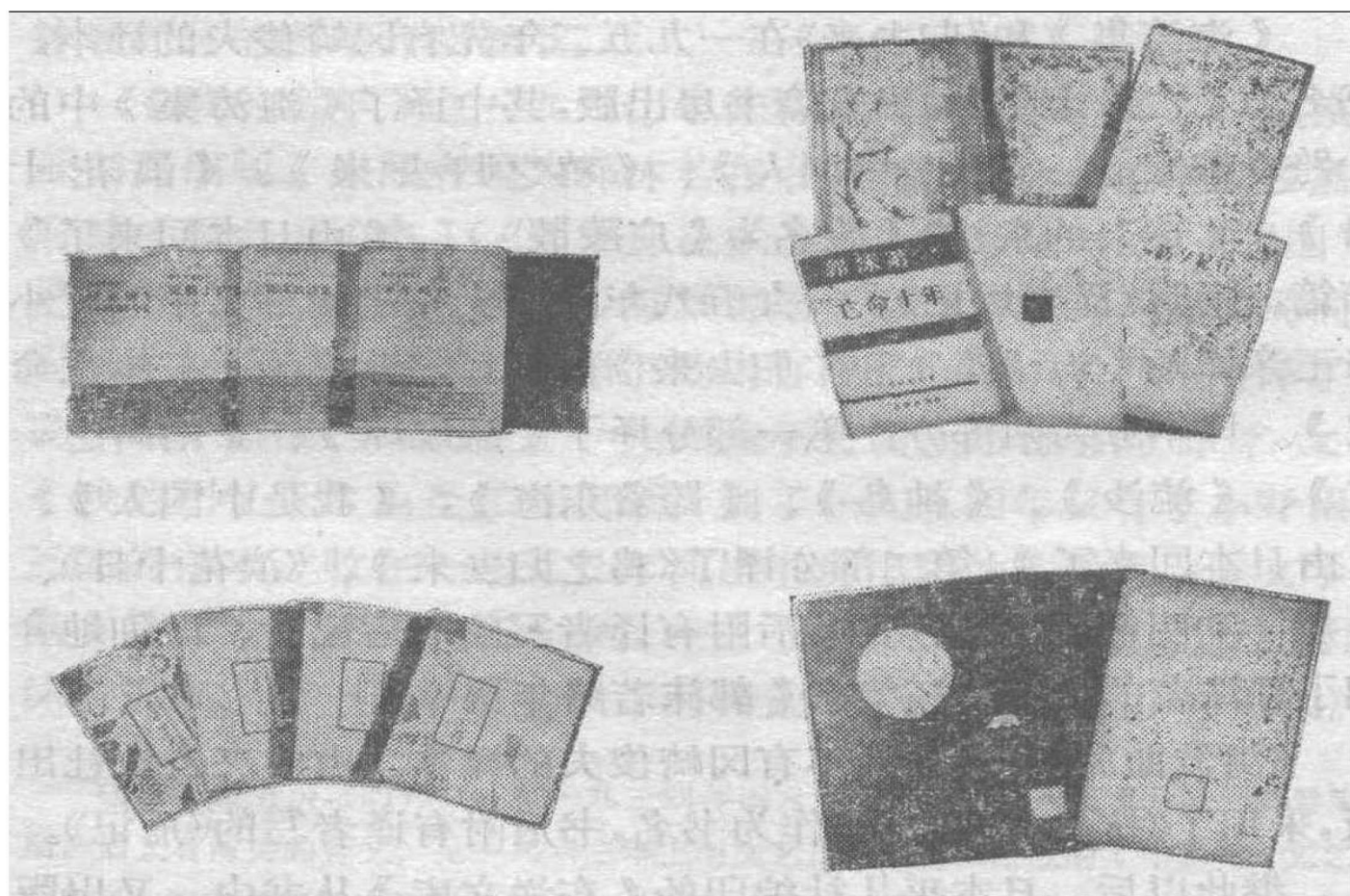
《海涛集》和《归去来》在一九五二年先有冈崎俊夫的译本，书名为《亡命十年》，由筑摩书房出版，其中译了《海涛集》中的《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鸡之归去来》、《浪花十日》、《达夫的来访》（改名为《广陵散》）、《由日本回来了》等篇，后附《译者后记》。一九五八年法政大学出版部又出版了小峰王亲译的《海涛集》和《归去来》的选译，改名为《日本亡命记》。译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译了《涂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神岛》、《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由日本回来了》。第二部分译了《鸡之归去来》、《浪花十日》、《痼》和四篇历史小品。书后附有译者写的《后记》，详细地介绍了郭沫若的生平，还编有《郭沫若略年谱》。

《洪波曲》在一九五九年有冈崎俊夫的译本，由中央公论社出版，采用了《抗日战回想录》作为书名，书后附有译者写的《后记》。

继此以后，日本平凡社编印的《东洋文库》丛书中，又出版了由小野忍和丸山升新译的《郭沫若自传》全集，共六卷：第一

卷名《我的幼少年时代》，第二卷名《黑猫、创造十年》，第三卷名《续创造十年》，第四卷名《北伐途次》，第五卷名《海啸集、归去来》，第六卷名《抗日战回想录》，均已出齐。

郭沫若的散文作品，除上面介绍的自传回忆作品之外，小说也有不少译成日文的。如一九四〇年东成堂出版的《现代支那文学全集》第一卷中，除猪俣庄八译的《创造十年》之外，还译了《Löbenicht（勒贝尼赫特）的塔》，《鹤雏》、《芭蕉花》、《齐勇士比武》、《三诗人之死》等小说。同年兴亚书店出版的村田孜郎译的《海棠香国》（即《我的童年》）一书中，附译有《漂流三部曲》：《歧路》、《炼狱》和《十字架》，一九五八年法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峰王亲译的《日本亡命十年》（即《海



在日本出版的郭沫若著作

涛集》和《归去来》的选译），附译有《孔夫子吃饭》、《秦始皇的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等历史小品。此外印成单行本的，有岩波书店出版的平冈武夫译的《历史小品集》。

郭沫若写的游记《苏联纪行》，在一九五二年有千田九一的译本，由日本出版协会株式会社出版，书后附有译者写的《后记》。他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译这本书，但直到一九五二年方能出版。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就是郭沫若的散文作品的译著，如松枝茂夫（1905—）、小野忍（1906—）、冈崎俊夫（1909—）、小峰王亲（1920—）、猪俣庄八等许多人，都是日本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如松枝茂夫译过《红楼梦》、《浮生六记》等书和鲁迅的著作多种。当他翻译郭沫若的著作时，他曾到千叶县市川去拜访过郭沫若，并向他请教过《反正前后》一书中的一些有关的问题。如小野忍和千田是也合译过《金瓶梅》，如冈崎俊夫译过刘铁云的《老残游记》、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寒夜》等书。如小峰王亲译过《郭沫若作品集》和《赵树理作品集》等。

## 二

诗歌作品也许是比较难译的，一九五二年东京未来社才出版了须田禎一译的《郭沫若诗集》。译者从一九四〇年就开始着手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郭沫若的老友、创造社早期成员陶晶孙（1898—1952）的帮助。这本诗集分为《女神三部曲》、《偶象崇拜》、《星空》、《春蚕》、《彷徨》、《前茅》、《恢复》等篇，一共选译了诗剧、童话诗、长短诗共三十八首，书后附有《作者略年谱》。一九七二年同书出版过增订版，增译了《战声、蝈蝈》五首，《新华颂》五首。当一九七七年京都雄

浑社出版《郭沫若选集》时，第五卷为《郭沫若诗集》，就采用了须田禎一的译本。译诗中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一九五二年版收在《恢复》篇中，一九七七年版收在《战声、蝮蟾》篇中，新版增为四十七首。

### 三

戏剧作品方面，一九五二年东京未来社出版的“こすびす丛书”（Thespis series，意译为《戏剧丛书》），先出版了须田禎一译的《屈原》。同一译本在一九五六年又由岩波书店出版了《岩波文库》本，郭沫若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还特为这个版本写了序文。一九五三年未来社的《戏剧丛书》中，又出了须田禎一译的《虎符》，副题为《信陵君与如姬》。一九五九年新读书出版部出版了须田禎一译的《蔡文姬》，书后附译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九六三年平凡社的《东洋文库》丛书中出版了须田禎一译的《则天武后》和《筑》（副题为《始皇帝与高渐离》）这几种译本的特点是，书后都附有剧中人物和专门用语的注释、译者写的详细的解释、中外历史年表、历史地图，还附印演出的照片等。如《屈原》书前印了日本前进座演出的照片（由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饰屈原）；《蔡文姬》书前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剧照。

到了一九七二年，东京讲谈社新出了须田禎一全译的《郭沫若史剧全集》，共四卷。第一卷为《屈原》和《虎符》。这本书的前面，印有译者在一九五五年为郭沫若照的相片，并印了郭沫若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为译者写的《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一诗的长条幅，还印了一九六二年前进座演出《屈原》和一九五三年舞台艺术学院演出的《虎符》的剧照。卷末附尾崎宏次和须田

祯一写的两篇解说，第二卷为《棠棣之花》和《筑》，书前印有郭沫若、内山完造和译者合摄的照片，卷末附木下顺二和须田祯一写的两篇解说。第三卷为《孔雀胆》和《南冠草》，书前印有郭沫若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1898—1960）合摄的照片，卷末附尾崎秀树和须田祯一写的两篇解说。第四卷为《蔡文姬》、《则天武后》、《卓文君》和《王昭君》，书前印有一九六〇年郭沫若与日本文学者代表团合摄的照片，书末附上原淳道和须田祯一写的两篇解说。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须田祯一（1909—1973）不仅是郭沫若的诗歌，同时又是郭沫若的历史剧的译者。他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任过《朝日新闻》东亚部的记者，战后任《北海道新闻》的评论员，一九六五年离职以后，专门从事译著。他既是诗人，又是评论家，在中国古代诗词方面，曾译过《历代诗选》和《宋代词集》（与仓石武四郎共译），具由平凡社出版。

郭沫若的历史剧在日本也经常被上演，其中如《屈原》最早在一九五二年即被公演，由日本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饰屈原。一九六二年再次公演，一九七二年日中恢复邦交时第三次公演，今年三月河原崎长十郎为了纪念郭沫若的逝世又举行了第四次公演。《虎符》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舞台艺术学院成立五周年时都曾上演过，由日本著名导演土方与志导演，这两个历史剧的演出，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 四

在历史、考古和学术论著方面，郭沫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曾由藤枝丈夫译出，由东京内外社出版，两千本书立即一销而光，甚至连在旧书店里都很难找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成光馆书店又再版出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东学

社出版了第三版。在第三版前面，有译者在同年八月写的改版序，原有的译本序，介绍作者的生平与事业的文字，都仍旧保留着，书前还附印有古代金文的插图十六幅。

这个时期郭沫若正在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甲骨文字和两周金文的研究，他写的有关青铜器铭文和金文等方面的研究论著，曾由田中庆太郎（1880—1951）主持的东京文求堂先后出版了多种。如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一册；同年八月出版了《金文丛考》四册；同年十一月出版了《金文余释之余》一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版了《古代铭刻汇考》三册；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了《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一册；一九三五年三月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五册；同年五月出版了《卜辞通纂》四册；同年八月又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册；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了《殷契粹编》五册。

此外，一九三五年岩波书店《岩波讲座》出版了郭沫若用日文写的《天の思想》、副题为《先秦思想の天道观》，后来他译成中文，改名为《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收在《青铜时代》一书中。同年文求堂出版的《支那学翻译丛书》中又出版了田中震二（田中庆太郎之次子）翻译的《青铜器研究要纂》一书，实即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编》的序说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序》的译文，书前有译者写的序文，对郭沫若在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全面的介绍。田中震二曾亲到市川访问过郭沫若，从他学习金文，病死后郭沫若为葬在叶山的田中震二墓题了墓碑。

到了一九五三年，岩波书店又出版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实即《十批判书》的日译，译者为野原四郎、佐藤武敏和上原淳道等三人，中国研究所所长平野义太郎写了序。郭沫若本人也为译本写了序，现抄录如下：

“《十批判书》的日文版问世，使我关于中国古代社会

的见解能进一步地和日本朋友们接触，是值得庆幸的。

“中日之间在固有的历史关系的基础上，应该加意促进在文化意识上的新的交流，这不仅是学术研究上的问题，对于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巩固事业也有极重大的关系。

但这书已是我七年前的旧作，其中有些见解已有所改进。例如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界限，在本书中我隐约地把它划在秦汉之交；但经过近年的研究，我已改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了。详细的说明，具见今年六月出版的《奴隶制时代》。

“古代社会阶级的划分，在中国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感觉兴趣的日本朋友们能踊跃参加讨论，对于问题的解决是会有贡献的。

郭沫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卷，在下卷末还印有《郭沫若氏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著作与论文》的编目，甚为详细。

除去上述这些著作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提到的，就是中国研究所所长平野义太郎，曾将郭沫若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写的有关保卫和平以及有关文化、教育与科学方面的论文、报告和演讲等汇编成册，题名为《诉于日本国民》，副题为《新的爱国主义》，于一九五六年由京都三一书房出版。书后面附有野原四郎写的《郭沫若小传》。

## 五

日本多年来已出过不少郭沫若著作的译本，除单行本之外，也出过一些选本，即如东成堂出版的《现代支那文学全集》的第

一卷《郭沫若篇》，河出书房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的第二卷《郭沫若篇》，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的革命与文学》丛书的第三卷《郭沫若、郁达夫集》等。

从一九七二年起，日本京都的雄浑社为了庆祝日中恢复邦交和纪念该社创业二十五周年，又筹划出版多卷本的《郭沫若选集》，成立了以浅川谦冶、仓石武四郎为中心的筹备委员会。当年十月柘植秀臣访问北京时，专为此事拜望了郭老，得到郭老的同意与支持，接着就成立了以末川博为代表的《郭沫若选集》出版委员会，成员包括浅川谦冶、伊藤武雄、上原淳道、仓石武四郎、白石凡、末川博、杉本达夫、须田禎一、柘植秀臣等九人。由于浅川、仓石、须田等三人先后去世，现由末川、伊藤、上原、白石、杉本、柘植等六人负责。

《郭沫若选集》计划出版十七卷，分自传、文艺、历史、评论等四篇。自传篇共四卷，由和田武司、藤本幸三共译：第一卷为《少年时代》，第二卷为《创造十年》，第三卷为《革命春秋》，第四卷为《洪波曲》。文艺篇共六卷：第五卷为《郭沫若诗集》，第六卷为《史剧Ⅰ》（《棠棣之花》、《屈原》），第七卷为《史剧Ⅱ》（《虎符》、《蔡文姬》、《则天武后》），译者均为须田禎一；第八卷为《屈原研究》，译者稻畑耕一郎；第九卷和第十卷为《李白与杜甫》，译者为须田禎一，由于须田已去世，现由杉本达夫校订。历史篇共六卷：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译者上野惠司；第十三卷为《青铜时代》译者中村俊也；第十四卷为《奴隶制时代》，译者铃本健之；第十五卷为《历史人物》，译者牧田英二；第十六卷为《历史研究论文集》，译者上原淳道。评论篇一卷，即第十七卷，为《郭沫若评论集》，译者押川雄幸、樱田芳树。

目前我们已见到四卷，第一卷《少年时代》，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出版；第五卷《郭沫若诗集》，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出版；第

六卷《史剧 I》，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第八卷《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

这套选集的出版，是得到郭沫若同意和支持的，郭沫若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还曾写信给出版委员会的代表柘植秀臣：

“柘植秀臣先生：

承赠选集第一卷样本，已拜领，谢甚。拙作别无可取，蒙大力斡旋，以日本文面目问世，颇感惭愧。加以国内有‘四人帮’问题梗阻，给了雄浑社很多不便，而其故亦难明言，乞谅。专复复颂  
暑安。

郭沫若

一九七七·七·十四。”

这套选集印刷非常精美，第一卷前面还印有郭沫若的彩色近影。

这套选集的出版，正如出版委员会所说的：“我们为了增进日中两国的友好，为了尚还年青的世代编辑出版《郭沫若选集》，切望通过这套《选集》的问世，培育出更多的理解中国的人，为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长好下去作出贡献。不用说，这套选集的出版，不仅能使日本的广大读者读到郭沫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事业，也将起巨大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于北京。

---

（本文主要以北京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和我知道的一些译本为基础写成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容在今后再为补正）。